

望溪全集

第二函  
第八冊

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五

書

與鄂張兩相國論制馭西邊書

傳貴本作與鄂張兩相國王本作與

蔣張兩相國文中略有字句不同三相同皆先生至交一書蓋通與三公而標題特舉其二故偶有不同觀傳貴本與清河書卽正集與蔣相國論征澤望書可知今標題從傳貴本文從王本以文義王本詳備且傳貴本世既共見王本世未見也集中新刻凡與傳貴本小有不同者皆據王本也鈞衡識

苞聞出位之謀先聖所戒然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周官少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王與三公六卿以敘進而問焉蓋以食土之毛皆有忠君憂國之心而詢於芻蕘所以盡天下之耳目思慮以廣忠益也而士之

義又與庶人異學先聖之道仁義根於心視民之病猶  
吾兄弟之顛連焉視國之疵猶吾父母之疾痛焉故先  
王之制使士傳民語則已所欲言得自達於君或因公  
卿大夫以達可知矣苟卿論將以爲事莫大於無悔至  
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往歲西師坐失機宜僕先事  
爲公等言之而卒如所料其可悔者非一事矣主將不  
能料敵制謀偏裨不能決機應猝而宿兵絕塞日引月  
長苟非吾

君吾相先定其規模以固根本而徐俟孽賊之瑕釁則  
異日之悔且有不止於是者苞苴

兩朝聖主如天之恩辱兩相國知愛不以眾人相視苞

知而不言是虧仁而愆義也故敢冒陳其大體惟詳擇  
焉

一古者守在邊塞而

本朝之守在四十八家故謂澤望小醜無事誅鋤皆愚  
儒也懸軍深入士馬力竭彼更遷徙烏舉則我師不戰  
而自屈且山谷阻深徑路盤互設以偏師截我輜重其  
害將不止於無功此有心者所同知有口者所共言無  
煩瀆告苟所慮者守非其法與無守等且將爲國宿憂  
而別生瑕釁耳古之制馭戎狄者必設閒示弱誘使深  
入而後能一舉而蹙之姑勿遠引

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惟誘至昭木多故西師得而

邀擊之也往年之事儻主將好謀偏裨材武用昔人易將滅竈之法設伏警備而大創之則其氣奪其謀沮矣卽來寇者他部使擎賊聞之亦足以折其奸心明者不悼往事苟能懲此而定兵謀易前轍則未必非我國之福也軍志曰攻不足者守有餘今若易攻而爲守則用其兵之十三用其財之十五而泰然矣十取其三則兵精以財之五養兵之三則士宿飽而能力戰賊不至則以休吾力而盡之於溝樹壘屯賊至則以逸待勞以銳擊罷旣得人和又乘地利可使匹馬隻輪不返是謂廟謨精神可以折衝者也

一往年之事循數推理造謀者擎賊而寇掠者非盡擎

賊之部也嚴冬洄寒地鮮宿草冰堅無泉安能舉大眾  
行數千里而襲人哉必青海鄰近諸番深怨年羹堯誘  
殺其族類陰附孽賊聽其指使而伺閒竊發宜詰實於  
軍將邊吏而赦其欺蔽之罪且尉諮博訪邊人歲市於  
諸番者必具得其迹其然則必以銳師進勦殲厥渠魁  
以彰

天討但國威既立即可肆赦脅從開以恩信使畏威懷  
德而悔心漸萌乃可長久語曰強不能徧立智不能徧  
謀若欲斷絕根株恐不能盡其種類是愈堅孽賊之黨  
而益吾敵也

一自孽賊跳梁

先帝命設守於阿爾太以護西北舊屬諸部設守於巴里坤以鎮青海新附諸部近聞大軍所駐過此各千餘里按以兵法急宜撤還故地蓋以言進勦則去賊界尙遠而馬力旣竭之後輓輸倍難所謂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也邇聞變法糧至察汗漫兒交卸更易車馬轉運到軍其地之人甚以爲苦恐亦未可長久以言設守則我軍撤回千餘里賊若來寇亦更遠千餘里其力愈疲其心愈孤而我師得還久駐之地眾心安定氣勢自倍兩軍各設左右翼去大軍百里駐以偏師爲犄角之勢並築城堡壕壘再重可樹則樹之近泉則溝之壕外錯設梅花阮與品字阮賊至則所寇之地固守而無寇之軍

更番出勇士數人篝火緇礮夜再三擊其營使驚起卽  
潛歸賊晝夜不得休息兼旬之內未有不遁者矣遁而  
截其歸途或衝其肘腋內外夾攻不盡殲必大創矣此  
所謂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者也

一兵不在多而在精况遠成荒徼勢不能多但使將得  
其人士皆壯猛衣糧倍加樂佚輕戰則一可當十假而  
飢寒羸怯雖多無益且慮心怨氣餒臨敵恐駭一隊奔  
潰合軍搖心阿爾太之地羣山盤紆徑路回互我軍設  
守則形勢可據賊欲來寇則顧盼惘疑又喀爾喀諸部  
與彼世仇而託我宇下便於徵調戍守之兵大軍五千  
左右翼各二千足矣巴里坤地勢平曠餉道少近大軍

可萬人左右翼可四五千人以情勢揆之戍守之地賊必不敢再窺主闔外者不徒尙健勇必得有文武材略識大體者駐阿爾太則於西北舊屬諸部于里之內其酋長之智愚卒伍之勇怯必周知之嘗試劑度而勤撫馭俾緩急能爲我用駐巴里坤則於青海諸部及近邊雜番必開以威信使知作慝則勢必剪除順服則永得安集而又嚴關塞互市之禁使其貴賤男女日用必需之物非誠附於我必不可得則賊黨日披而我軍之勢愈壯矣

一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內地且然况遠戍荒徼不獨各路徵兵心孤意怯卽召募於山陝腹內亦不可用

惟極邊之民耐寒習苦天性勇鷙披甲戴冑負糒嚙冰  
日中而趨百里用以守禦則忍飢勞而能力戰閒居無  
事則習耕種而利興屯但人情非得厚利及有配耦不  
能使久居危苦之地凡應募之兵實係壯勇在軍則受  
兩人衣糧其有父母妻子本州縣歲給口糧五年番代  
仍補沿邊行伍與其家鄰近者且賞銀五十兩爲資本  
以贍室家其有願取妻子長住屯所者以兩口爲限官  
爲裝載到屯之日計口給銀俾轉資於獨身而倍受衣  
糧者十數年之後屯田大興丁男漸眾應番代者卽以  
在軍丁男充補田廬相望姻親作伍愛護身家眾心成  
城便爲金湯重鎮兩地主將必任沿邊宿將久著威名

者偏裨必屢經戰陣或素有謀略者小校簡之行在能服百人始得爲百夫之長如此則爵必稱材而人思自奮矣巴里坤兵將專用漢人而以忠實滿大臣一人贊畫賜衛卒百人阿爾太則用滿甲士千並妻子以往如各省駐防之兵而使重臣將之宗室郡王監之其餘兵將亦用漢人凡耕戰責之漢將撫馭西北諸部責之滿將而

勅以彼此一心協規併力毋得掩功推過則蔑不濟矣一塞外凡有山之地其旁即可耕種又民物所聚則天地之氣應之而燠熱河風氣早寒及

聖祖皇帝每歲駐蹕商農輻輳末年遂與內地無異山

腰瀾側皆宜四種百蔬其明效也阿爾太山谷迴互最  
宜屯田巴里坤雖無高山大陵尚有平岡小阜旁近土  
魯番之地水泉皆熱頗宜秔稻且無山之地但築短垣  
高至尋丈蔽遮西北疾風以護新生弱植之苗即可有  
穫但人情習于偷惰而官吏視爲具文故未得其效凡  
利之所在人皆賁育宜著功令應募之兵除例給衣糧  
外但能力耕有穫歲終加賞以多寡爲差所收高粱菽  
麥可充軍食者官出倍價以糴之其餘蔬穀聽其以土  
性所宜自畜犬豕雞鶩官吏將校有敢侵牟強丐者毫  
髮以上必置重典如此則貧者襁負而至併力爭時而  
土利可博矣數年之後屯積旣饒饋餉可減又關中沃

野千里古稱上腴加以河泉可資灌漑故土人稱水田  
百畝可當山田四五百畝值歲旱荒且勝一二千畝聞  
鄭白二渠及甯靈涼肅舊興水田外如終南沿山州縣  
與鳳翔之岐山寶雞甘州之秦涼洮岷山泉川浸可引  
溉者甚眾但創始疏鑿非民力所能任若設專司選能  
吏依山瀕河所在相度發國帑就農隙爲民通渠引泉  
則水利可倍關中粟多然後增價招商而漸致之塞上  
塞上粟多則轉運軍前較之輓輸於他省及陝西腹內  
道齋減半此似費而實省暫勞而久逸之術也

一自古制馭羌戎惟恃茶絲布帛銅鐵諸物聞西北諸  
部惟澤望絕遠不仰給於中其餘蒙古雜番非此無

以爲養生送死之具年羹堯領川陝所以能使戰士盡力而民不困於供億者徒以私人販茶布於諸番所獲不貲耳古者欲責邊將成功必使大饒於財蓋不饒於財無以養奇策之士則不足於謀無以恤戰士則難作其氣不能厚雄毅過人之士則不能責其臨敵奮死以爲倡况縱閒諜鉤敵情非有重賞深恩能使出入於死地而不貳乎今出奇計宜禁一切出口之貨而立四市西北諸部則立市於阿爾太青海諸部及雜番則立市於巴里坤縱商賈轉貨而官司之非歸附

本朝者不許互市則近我諸小部不招而自來不約而自固矣其東北舊屬諸部則立市於東邊西南徼外諸

部則立市於四川雲南邊界皆略計來市各部人口眾寡而量出之無使多取而轉販阿爾太巴里坤市租卽賜主將偏裨使繕戎器厚養戰士所謂事一而兩得者也所慮道里踔遠途多侵盜商旅不前則仍於山陝沿邊酌立二市而歲撥三邊市稅以賜兩軍各數十萬金然後諸用不匱但設立稅格甯輕毋重嚴飭市司甯寬毋刻但使商賈爭趨番戎總至所獲自贏從來司關嚴刻則正稅難充寬恕則遠近爭湊轉得奇羨此恆物之大情不可不察也

一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此言壅蔽之傷國也凡事皆然况行師萬里之外使

士出入死地而軍情不得上達可乎李牧守趙邊市租  
皆輸幕府日擊數牛以饗戰士所以守不可搖而戰則  
大克也往年進勦土眾日不再食飢羸疾困凡解衣糧  
軍器火藥歸自軍前者言人人同而主將不以聞其後  
我

皇上明日達聰量增口糧然猶未能盡飽也春夏之交  
阿爾太軍前羣馬驚逸卒伍飢死數千言人人同而主  
將不以聞西北諸部惟丹津王効忠

本朝諸部轉心嫉之喀爾喀徹臣汗部曲六百餘騎自  
軍前背生潰回遇丹津王部落殘殺婦孺劫掠牛馬不  
能盡驅者猶刺傷之諸部坐視不救聽其載妻子什物

從容遠去則眾情居可知矣而自軍前來者私語親故  
皆憂形於色及至公所則言四十八家樂從征調人情  
如此凡事可以類推陝西承辦軍需十七年矣聞往年  
造車買騾民間所費逾官價六七倍不等我

皇上得盡聞乎猶賴

聖恩屢蠲田租救民力雖竭心猶能諒苟曠日持久勞  
費不息或遇水旱實可寒心蓋壅蔽者凡事之大患而  
軍情尤甚此弊不除雖有深謀至計無所用之二公必  
切言於

上凡先事蒙蔽後乃取露或訪聞得實者必置一二人  
於重典然後遣文臣有器識者參軍事遇要事得陳奏